

尋訪台灣平埔族

劉還月 著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贊助出版



疼惜人與土地

常民文化

Formosa Folkways



台灣平埔族
01

K892.3
L723

◎台灣平埔族

尋訪

台灣平埔族



著

俗文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尋訪台灣平埔族／劉還月著．--第一版．--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吳氏總經銷，1995〔民84〕

面；公分．--（台灣平埔族；1）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99343-0-4（平裝）

1. 平埔族-社會生活與風俗

536.299

84011101



1 台灣平埔族
尋訪台灣平埔族

作者 劉還月

系列叢書策劃 台灣常民文化學會 整體規劃設計 何華仁
責任編輯 葉淑芳 校對 林華忠 郭瓊雲 林秀琪

發行人 劉鏡銘（還月）

編輯總顧問 何華仁 印刷顧問 蔣進興

社務總監 葉步雄 發行顧問 吳登川

主編 林秀美

編輯 蔡智賢 郭美芳

總經理 施雲青

出版發行 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八十一之一號四樓

電話：(02)3782407-9 傳真：(02)7373091

郵政劃撥：18748668 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業字第301號

江國堅律師 莊柏林律師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405000

吳氏圖書公司 電話：(02)383415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之一

定價 五二〇元

第一版第一刷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第一版第二刷 一九九六年六月

第一版第三刷 一九九七年四月

© 1995 Formosa Folkways Print in Taiwan
ISBN 957-99343-0-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漏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本書簡介

《尋訪台灣平埔族》，是劉還月近八年來，全力投注平埔族研究，超重量級的作品，收錄九篇全台各地的平埔族報導作品，內容包括桃竹苗的道卡斯，埔里盆地的衆多族群，台南地區的西拉雅族，屏東地區的馬卡道族，宜蘭平原的噶瑪蘭族以及移居花東的兩個平埔族群，爲台灣第一本兼顧宏觀與深度的力作。

瞭解台灣文化，
誰都不能不讀伊能嘉矩！
認識台灣平埔族，
誰都不能錯過劉還月！

本書得獎記錄

[部份內文]

- 1988年 教育部文藝獎佳作
- 1990年 中央日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第三名
- 1991年 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第一名
- 1992年 聯合報報導文學獎佳作
- 1993年 第七屆王育德紀念研究獎
- 1994年 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第二名

[全部作品]

- 1995年 順益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出版獎
- 1995年 台灣本土十大好書
- 1995年 文建會獎助價購優良圖書
- 1996年 中國時報開卷版推薦一週好書

1995/11



本書作者

劉還月

本名劉魏銘，一九五八年生，台灣新竹客家人。少年失學，苦讀出身，第十四屆吳三連獎報導文學獎項得主。曾任廣告公司企劃、《自立晚報》〔生活版〕主編、台原出版社創社總編輯、社長，現任台灣常民文化學會理事長，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人，另兼港口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劃、高雄縣古蹟調查計劃、凱達格蘭族的文化與現況田野調查案……等多種計畫主持人。曾獲美國關懷台灣基金會文化貢獻獎、王育德紀念研究獎、順益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出版獎、教育部文藝獎、台灣之美攝影金牌獎、台北西區扶輪社職業成就獎、梁實秋散文獎及國內各媒體散文、報導文學獎等。著有《田野工作實務手冊》、《常民文化田野調查速記表》、《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台灣歲時小百科》、《台灣土地傳》等十數部作品。

K892.3
L723

◎台灣平埔族

尋訪

台灣平埔族



著

俗文化





誠懇記錄，感性報導 ——尋訪台灣平埔族》序

李壬癸

劉先生不僅做現場採訪報導，而且常常結合各種舊有的文獻資料，使我們更能掌握當代和歷史上的關聯。他這種做法有如百年前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所樹立的風格一樣，令人敬佩。

對於平埔族的研究，最直接最有意義的工作就是親自去做田野調查，去接觸平埔族本身，去了解他們的現況，並從耆老口中去追尋他們過去的滄桑史，在九〇年代還肯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的人並沒有幾個。劉還月先生（本名劉魏銘）便是其中一位不辭勞

苦的人，從台灣南部到東部，他足跡幾乎踏遍了好幾種平埔族羣的舊社和新社，寫下了十幾篇非常生動的文學報導。劉先生不僅做現場採訪報導，而且常常結合各種舊有的文獻資料，使我們更能掌握當代和歷史上的關聯。他這種做法有如百年前日本學者伊能嘉



矩所樹立的風格一樣，令人欽佩。

從事平埔族研究，其目的並不在復古。假如要現代的平埔族後裔再去過著他們祖先的生活方式，那是不可能也不切實際的想法，沒有人會這麼荒唐。從劉先生的這幾篇採訪報導，我們卻可以了解平埔族文化的變遷和消失過程，歷史演變的軌跡。就這個觀點而言，他的田野調查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九〇年代的平埔族和八〇年代的已有顯著的差異，更不用說和一百年前的日治初期相比了，遑論三百多年前荷西時代的平埔族了。我們不妨從民族文化的變遷與消失這個角度去讀劉先生這部《尋訪台灣平埔族》專書。

本書作者對於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工夫下得最深的族羣當推南部的西拉雅族。他已出版過三本有關西拉雅的專書：《南瀛平埔誌》（台南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四）、《平埔族羣的歷史與文化》（屏東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

四）和《馬卡道族的分佈與現況》（屏東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五）。這是他第四本有關平埔族的著作了，涵蓋的種族更多（也包括噶瑪蘭、道卡斯等族），範圍更廣，也更值得讀者的注意。如同過去劉先生所發表的各篇文學報導和專書，本書附有不少生動、活潑的圖片，使我們更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這部書是作者把過去幾年在報刊雜誌上已陸續發表的十多篇報導，結集在一起的文集。其中幾篇榮獲報導文學獎。本書在出版前榮獲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頒獎的「第二屆原住民文化研究獎助作品」。這個文集給有興趣閱讀或做參考的讀者提供不少的便利。劉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民間學者和文學家，文筆流暢、生動、有趣，字裡行間常有感性的話。他的每一篇報導都能引人入勝。

一位嚴謹的學者，未必都同意劉先生這部文集中所有的記錄、看法或解釋。以下且舉



幾個例子作為補充，並向劉先生討教：

(一)在〈新生的子民〉這篇文章中，作者談到明鄭時代的道卡斯族被迫作亂，後來在大軍壓境之下又被迫屈服。作者補充說明，道：「當時有些社人逃入山內，繁衍發展成今天的賽夏族人；留在當地的，則為道卡斯族新港等社的祖先。」

以上這段引言明白指出道卡斯族和賽夏族在三百多年前還是一家，在明鄭王朝才分化成兩種不同的族羣，這是誤信早年伊能嘉矩的說法。對這兩種民族的語言文化有深刻認識的人，就知道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兩者之間差異實在太大。如果要追溯到他們的共同祖先，估計至少在兩千年以前，而不可能這麼晚近。況且，根據荷蘭的戶口資料，賽夏族在三百多年前的地盤已相當大，佔有今日泰雅族在台灣西北部地區，怎麼可能是鄭成功來台以後才逃往山區的殘存人種呢？

此外，作者指出「整個台灣歷史，對於道卡斯族新港諸社的瞭解與認識，絕對無法和西拉雅族的新港社相比較。」這個說法當然正確。可是自從一九八六年以來，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就有計劃地收集關於平埔族的資料，有關道卡斯族的重要文獻資料就是《台灣平埔族資料選集——竹塹社》（上下冊，一九九三）。只要有心收集，資料並不如想像中的貧乏。

(二)在〈移居埔里盆地的平埔族羣〉一文，作者在守城份採訪幾位老人：潘郡乃、潘永利、潘阿隨、潘秀梅等人，記錄了〈根源〉的歌，並做簡短說明。我在一九八八年和年輕民俗音樂學家林清財連袂去守城份採訪過潘郡乃、潘秀梅等人，對他們的〈搖籃曲〉、〈飲酒歌〉、〈根源歌（Ayan）〉、〈情歌〉、〈工廠歌〉、〈長工歌〉全部都錄了音和採譜，巴則海歌詞也都有詳細的註釋和每句的翻



譯，刊載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第三期，頁一—十六（一九九〇）。讀者可以參考比較。

（三）在《重重後山尋平埔》一文中敘述噶瑪蘭族的後裔，在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的噶瑪蘭人日常仍說噶瑪蘭話，給人的印象好像一個新發現。其實，日本學者土田滋在六〇年代就已在該村對這種平埔族語言進行調查研究了。（參見他發表在《言語學大辭典》のカバラン語，一九九三）。我在七〇年代也在新社對噶瑪蘭語調查過若干次，發表過兩篇學術論

文，最近幾年為宜蘭縣叢書撰寫的專書《宜蘭縣的南島民族和語言》，內有一章專寫噶瑪蘭語言，收錄十多篇傳說故事，全都有原文和中譯（將出版）。日本的年輕人類學家清水純，她在新社調查研究的資料所撰成的博士論文《クヴァラン族》（一九九一）也已正式在京都出版。此外，她在《宜蘭文獻雜誌》（第六期）發表了一篇有關噶瑪蘭研究論文的中譯。讀者也都可以參考比較。

李壬癸謹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九九五、八、五



得獎與不得獎感言

——尋訪台灣平埔族》作者自序

朋友們熱切的舉杯與堅定的握手，
代表著太多鼓勵與讚賞，
這是在田野工作中，
建立了良好的互動與情誼，
贏得的堅實、永不褪色的大獎啊！

一九八六年夏季，我替自己下了一個賭注，希望給自己十年的時間，全心全力地進行「台灣民俗百科」的田野調查計劃，看看是否能夠做出一些成績來。我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不行，再回到上班族的行列，應該還是不遲的！

於是，二十八歲的年輕報社主編，毅然辭去令人稱羨的工作，走向的卻是一個充滿不安、誰都無法預測明天的茫茫世界，為了生活，我試著參加報社舉辦的徵文比賽，沒想到一試便中。從此以後，我一直勤於參加各種比賽，主要的理由有二：一是可以獲得相



當高的獎金（相對於媒體形容「失業困頓」的我而言），二是可以讓一些平常不肯採用自己作品的媒體，被迫刊登我的作品。（當然，上述兩個理由，都必須於得獎後才有作用。）

辛勤的參加各種比賽，的確讓我挨過了「田野調查專家」（媒體形容語）最初的那幾年，沒想到我也變成了許多藝文界朋友口中的「得獎專家」，有人誤以為我「百投百中」，甚至有媒體要來訪問我「得獎的秘訣」？

其實，沒有誰是得獎專家！雖然我有比較多篇的文章或書得到獎金，但那只是已經得獎的部分，其他還有更多的是落選作品，每一次得獎，都可以風風光光地寫下〈得獎感言〉，其他更多落選的，彷彿就被永遠逐出舞台，永遠堆置在陰暗的角落。

得獎和非得獎的作品之間，難道真的有天

跟壤之別嗎？這麼多年下來，其實自己很清楚：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參加比賽，作品的好壞也許很重要，但不佔絕對性的因素，評審委員的立場、認知與喜好，更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而，也就會出現，同一篇文章，在某競賽中落選，卻在某徵文中得獎的現象。以我個人的立場來看，得獎固然讓人高興，但有些沒得獎的作品，卻可能是個人最珍視的作品。

《尋訪台灣平埔族》這本書，正可以說是得獎與不得獎作品的代表作，書中收錄有九篇長文一篇短文，其中〈平埔何處尋舊社〉獲一九九〇年中央日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獎第三名；〈噶海的子民〉獲一九八八年教育部文藝獎散文佳作獎；〈回不去的山後島〉獲一九九四年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第二名；〈重重後山尋平埔〉獲一九九一年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第一名；〈尋訪噶瑪蘭〉獲一九九二年聯合報報



導文學獎佳作；〈巫的傳說〉為第七屆王育德研究獎部分研究成果；本書之全部作品，又獲得一九九五年順益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出版獎，算來這本書已經獲得大大小小的獎項共有七個之多。

在上述的七個獎項之中，也讓我贏得許多正面的評價：林文月女士肯定〈重重後山尋平埔〉是一篇「花東地區平埔族羣的悲傷史詩。……作者交替使用文獻資料，以及田野調查結果，謹慎地印證這個島上幾近被忽略的時空。……文內廣泛地舉出了中外歷史文獻、方志掌故，乃至日記警語，顯示寫作態度之嚴謹與負責，係為理性文學的安排；但有關田野調查方面的文字，則於追尋捕捉事實真象之際，適切地織入溫馨悲憫的感性語調。此種冷暖更番布置技巧之運用，遂令本文具備了可信性、說服力，卻又不失感動人心之效果。……」（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四日〈聯

合報副刊〉）；至於〈回不去的山後島〉，王力行女士的意見是：「認真的做到歷史的、地理的和人文的靜態資料搜集，加上人物的、以及經人物牽連出來的動態採訪，豐富的內容就建築在追根究底的勁道上。」

獎金和讚譽之外的，其實還有兩類，一是參賽落選的，二是不曾參加比賽的作品。〈被焚的神像〉和〈台灣主人的容顏〉並沒有參加過什麼賽；〈噶海的子民〉、〈繁華盡處覓家園〉、〈巫的傳說〉以及〈新生的子民〉，都曾先後參加過第十一屆、十四屆、十五屆及第十八屆的時報文學獎，〈噶海的子民〉以及〈巫的傳說〉還有機會晉入決選，最慘的是〈繁華盡處覓家園〉和〈新生的子民〉，在複選的時候就名落孫山。評選委員在評選會議上留下的一些記錄，讓我多少瞭解他們在看這些特殊題材文章的認知與態度，於是會認為這些作品中所談的「角色混淆不清」，或者



用羅馬拼音標的平埔語言「如果很有研究，應該能解釋清楚」，當然還有：文筆簡陋、技巧欠純熟、文字鬆散……等缺點，我都全然接受。不過，有關平埔族的文章在某一個報系不斷獲獎，在另一個報系卻屢遭落敗，卻是頗值得玩味的一個問題。

寫作、參賽、得獎、落選；落選、得獎、參賽、寫作……十年下來，這一切彷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得獎的喜悅，已經不至於讓我再為此失眠，落選是令人沮喪，不過還有更多的事逼著我去做，得獎與不得獎之間，也許是看淡了，距離自然也就縮小了。直到一九九四年底，〈回不去的山後島〉在《聯合報》連載期間，竟獲得滿州地區許多報導人以及關心人士的熱烈回響，不只每天多訂了數十份報紙到那個半島東陲的荒僻之鄉，那些熱心的人們，還互相邀集，於那年十一月六日黃昏，在落山風盤旋的滿州街

上，擺了十張「辦桌」，為了竟然是慶祝我得「獎」。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樣一個令我狂醉、令我痛哭的夜晚，朋友們熱切的舉杯與堅定的握手，代表著太多鼓勵與讚賞，這是我在田野工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互動與情誼，贏得的堅實、永不褪色的大獎啊！

我真正珍惜這個用一杯杯的酒、一句句笑聲以及流在我內心的一滴滴淚，堆積組合成的大獎。

做為一個文化採集的田野工作者，還有什麼樣的回響比這更大，比這更令你堅實感動的呢？

十年就這樣過去了。我自己清楚，十年的意義絕對不能得到幾個獎來肯定的，三千多個晨昏，給我的最大啓示是：唯有謙虛向人們學習，我們的世界才會豐富起來。

十年來的好好壞壞，當然不是我自己可以



給自己下定論的，但我從九〇年春，進行宜蘭地區噶瑪蘭族的訪查開始，便堅定學習做一個平埔子弟，我和我的盟約，是這樣定的：

這島上，總還有許許多多平埔子弟，或者不知，或者不敢，甚至不肯承認自己的血脈，我卻一直不能也不敢忘記，一九九〇年春，留留社的林阿粉老太太冒著雨，帶領我到巨大的GUSU樹下尋找幼株，並親手挖了三棵給我的情景。

蒼老的手捧的是細小的幼苗，卻是最沉重

的擔子。我勇敢地接受了，並植在陽台的花盆裡，雖然沒有足夠的泥土任它滋長，細心的呵護卻絕對能夠維持它的生命！

我願意謙誠地，學習做個平埔子弟！

十年的時間，呈現給您的這本《尋訪台灣平埔族》，可以不可以做為我們之間一個小小的，卻是此生不渝的約定：讓我們謙卑地回到原點，誠懇地認識台灣的每一個民族，並且向他們學習！

——還月和您訂盟在一九九五年秋深



尋訪台灣平埔族

目錄



誠懇記錄，感性報導……………3

《尋訪台灣平埔族》李壬癸老師序

劉先生不僅做現場採訪報導，

而且常常結合各種舊有的文獻資料，

使我們更能掌握當代和歷史上的關聯。

他這種做法有如百年前日本學者伊能嘉矩

所樹立的風格一樣，令人敬佩。

得獎與不得獎感言……………7

《尋訪台灣平埔族》作者自序

朋友們熱切的舉杯與堅定的握手，

代表著太多鼓勵與讚賞，

這是我在田野工作中，

建立了良好的互動與情誼，

贏得的堅實、永不褪色的大獎呀！

